

臺灣南四縣客語「添」的語法化表現

彭心怡*

摘 要

本文聚焦臺灣南四縣客語的「添」，除探討其實詞的意義外，也探討其虛化的語法化過程，並藉由語音的轉變，來說明其語法角色的變化。

客語「添」一共有 5 種用法，由 1 到 4，代表了「添」由實詞詞義語法化為虛詞，以及零形式的不同階段，數字愈大，其虛化的程度愈大。

添 1（動詞）：同屋下人添飯。

添 2-1（副詞）：食一碗添。

添 2-2（語素），組成動詞「添放核」的一部分：吾錢添放核帶吔！

添 3（助詞）：著加一領衫添。

添 4：經由刪除手段而產生的零形式「添」。

本文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訪問了三位南四縣客語的母語使用者，紀錄他們「添」的使用方法與讀音。調查結果顯示，當客語「添」由實詞義走向虛詞義的語法化過程中，還伴隨著聲調上的弱化音變。

關鍵詞：客語、添、南四縣腔、語法化、詞彙化

*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南四縣客語的「添」常置於句末，作為句末助詞使用，相較其「添」實詞「增添」的意義，「添」由實詞義走向語法功能的演變。近年來，語法化理論逐漸成為解釋語言結構演變的重要框架，透過觀察詞語在語義、語音層面的變化歷程，將有助於深入理解語言內部機制的運作。

「添」原本具有具體的動作意義，但在實際語言使用中，逐漸延伸出副詞、助詞，乃至於零形式等多種功能，呈現出明顯的語法化現象。此外，語法化不僅體現在語義與句法層面，亦常伴隨語音形式的變化，例如聲調弱化，顯示語音與語法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關係。因此，從語義、語音，以及語法交互變化的角度切入，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添」的演變機制。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將首先整理客語「添」的多重用法，並依其語法化程度區分不同階段，以呈現其由實詞逐步虛化的發展路徑。同時，本文採用田野調查方法，訪問南四縣客語的母語使用者，蒐集實際語音資料，進一步分析「添」在不同語法功能下的語音表現。透過語料分析與語音觀察，本文旨在說明客語「添」在語法化過程中，如何伴隨聲調弱化等音變現象，並探討語音變化與語法功能轉換之間的關聯性。

「添」在客語中除了可以單獨當作動詞，表示「增加」的意思外，也可以跟「增」這個語素結合，組成雙音節的動詞「增添」，以表示「增加」的意思。除此之外，「添」在客語裡，也可以與其他語素結合成為「添放核」這樣的動詞，表示「忘記」之義。「添」在客語裡，還可以當作副詞使用，表示「再」、「再次、多加」的意思。另外，本文還觀察到在南四縣客語裡，「添」還有從實詞虛化的語法化現象，並伴隨著相關的語音轉變。

貳、調查的客語句子與受訪者資料

一、含有「添」的客語例句

本文調查了三位南四縣客語的母語使用者，調查的客語例句取自客委會「客

語認證資料庫」¹（以下簡稱「資料庫」）、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²（以下簡稱「辭典」）以及賴文英《臺灣客語語法導論》³（以下簡稱「賴文英 2015」）。

- (1) 同屋下人添飯。(華譯：幫家裡人添碗飯。)(資料庫)
- (2) 膠屋下人添飯。(華譯：幫家裡人添碗飯。)(資料庫)
- (3) 增添兜仔喜氣。(華譯：增添一些喜氣。)(資料庫)
- (4) 加添兜仔喜氣。(華譯：加添一些喜氣。)(資料庫)
- (5) 好食飯了，俚來膠大家添飯。(華譯：可以吃飯了，我來幫大家添碗飯。)(辭典)
- (6) 恁久無來，若屋下增添當多東西，加當派頭。(華譯：這麼久沒來，你家裡增添了很多東西，很氣派。)(辭典)
- (7) 一張桌先放兩罐酒，毋罇正加添。(華譯：一張桌先放兩瓶酒，不夠再加。)(資料庫)
- (8) 車仔會無油了，等加下駛到頭前个加油站添油。(華譯：車子快沒油了，等一下開到前面的加油站加油。)(辭典)
- (9) 食一碗添。(華譯：再吃一碗。)(賴文英 2015)
- (10) 坐一下添。(華譯：再坐一下。)(賴文英 2015)
- (11) 壞蹄哩(吔)！吾錢添放核帶吔！(華譯：不好了！我的錢忘記帶了！)(資料庫)
- (12) 壞蹄哩(吔)！吾錢添放忒帶吔！(華譯：不好了！我的錢忘記帶了！)(資料庫)⁴
- (13) 上禮拜同你借个書還旨看撇，加兩日添正還你好無？(華譯：上禮拜跟你借的書還沒看完，過兩天再還你好嗎？)(資料庫)
- (14) 著加一領衫添。(華譯：再穿一件衣服。)(辭典)

二、受訪者資料

表 1 為這次田調中三位受訪者的相關資料：

¹ 客委會「客語認證資料庫」：<https://elearning.hakka.gov.tw/hakka/dictionary>。

² 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

³ 賴文英：《臺灣客語語法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5 年 3 月）。

⁴ 根據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添放忒」(12)為北四縣客語使用；「添放核」(11)為南四縣客語使用，而海陸客語不使用「添放忒」、「添放核」，而使用「毋記得」。這次三位客語受訪者說的客語都是南四縣客語，受訪者都使用「添放核」(11)，而不使用「添放忒」(12)。

表 1：受訪者的背景與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籍貫	現居地	學歷	使用客語腔調	客家身分	陰平調	「添」字虛化後的變調
A	女性	1966 年生	高雄市美濃區	新北市	碩士	南四縣	客語薪傳師	33	31
B	女性	1967 年生	屏東縣麟洛鄉	屏東縣麟洛鄉	碩士	南四縣	客語薪傳師	33	31
C	女性	1980 年生	屏東縣萬巒鄉	屏東縣萬巒鄉	碩士	南四縣 北四縣 (母語為南四縣客語，但因為長期生活在北部，因此北四縣客語也會說。)	客語薪傳師	24	11

三位受訪者的母語皆為南四縣客語，選擇南四縣客語為訪問對象，在於這個「添」放在句末的句型，多出現在南四縣客語中，在筆者的母語海陸客語，以及所接觸的北四縣客語裡，則未見這種「添」放句末的表現。另外，三位受訪對象皆為客語薪傳師，其客語能力皆具一定可信度。受訪者 C 的母語是南四縣客語，因為之前求學、工作都在北部的縣市，因而也擅長說北四縣客語。

表 1 本文特別標出三位受訪者客語的陰平調調值，以及他們說虛化「添」時的變調調值。因為受訪者說其他聲調時，沒有特異表現，因此其他聲調便不加以標註。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南四縣客語的陰平調有兩種，受訪者 A、B 所發的為 33 調；另一種則同於北四縣客語，即受訪者 C 所發的 24 調。

三、三位受訪者說出的客語句子

在調查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受訪者的客語句子都按照辭典或語法書的客語句型來說，因此以下根據實際的調查，更改、調整部分字詞，分別呈現此次調查的結果。其中，因為「添」涉及聲調的變化，因此在「添」後註明聲調。又，「添」無論是實義，或是較虛化的用法，聲母、韻母都讀為[t^hiam]，所以下文不特別註明「添」的聲母、韻母音標。

1. 受訪者 A

- (1) 同屋下人添³³飯。
- (4) 加兜仔喜氣。
- (6) 恁久無來，若屋下增添³³蓋多東西，加蓋派頭。
- (7) 一張桌先放兩罐酒，毋罇另[nan⁵⁵]⁵來加。
- (8) 車仔會無油了，等加下地，駛到頭前个加油站加油。
- (9) 食一碗添³³。
- (10) 坐一下添³³。
- (11) 壞蹄哩！錢添³³放核帶地！
- (13) 上禮拜同你借个書還毋曾看核，加兩日添³¹另[nan⁵⁵]還你好無？
- (14) 著加一領衫添³¹/著加一領衫。

受訪者 A 表示句型(14)的「添」，可加可不加，都有人說。

2. 受訪者 B

- (1) 同屋下人添³³飯。
- (4) 加兜仔喜氣。
- (5) 好食飯了，偌來同大家添³³飯。
- (6) 恁久無來，若屋下增加蓋多東西，加盡派頭。
- (7) 一張桌先放兩罐酒，毋罇擺再過加。
- (8) 車仔會無油了，等加一下駛到頭前个加油站再過加油。
- (9) 再食一碗飯。
- (10) 再坐加一下添³¹。
- (11) 壞蹄哩！吾錢添³³放核帶來地！
- (13) 上禮拜同你借个書還毋曾看核，再加兩日添³¹正還你好無？
- (14) 著加一領衫。

3. 受訪者 C

- (1) 同屋下人添²⁴飯。
- (5) 好食飯了，偌來同大家添²⁴飯。
- (6) 恁久無來，若屋下蓋多東西，恁派頭。

⁵ 南四縣客語可用副詞「另」來表示「再」、「再次」的意義，這個「另」字在客語中讀音多樣，有lin、laŋ，以及nan，所以本文在「另」後加上音標標示。

- (7) 一張桌先放兩罐酒，毋罇另[nəŋ⁵⁵]添²⁴。
- (8) 車仔會無油了，等下駛到頭前个加油站加油。
- (9) 食加一碗飯添²⁴。
- (10) 坐一下添²⁴。
- (11) 壞蹄哩！吾錢添²⁴放核帶地！
- (13) 上禮拜同你借个書還官看撇，加兩日添¹¹另[nəŋ⁵⁵]還你好無？
- (14) 著加一領衫添¹¹。

叁、客語「添」的詞性

一、動詞「添」(句型 1~8)

客語「添」可以單獨當作動詞使用，表示「增加」的意思，後面加上賓語「飯」，則為華語「盛一碗飯」的意思。「添」也可作為一實語素，與其他語素「增」，組合成雙音節的同義複合詞「增添」，比如受訪者 A 使用的「增添」一詞，用來表示物體、事物的增加。

根據田調結果，動詞「添」、「增添」，除「添飯」這個詞組還穩定用「添」這個動詞外，客語動詞「添」常被「加」取代，而客語動詞「增添」則易被「增加」所取代，顯然這是客語、華語接觸後，為華語詞「增加」取代的結果。

二、詞彙化的動詞「添放核」(句型 11)

南四縣客語的「添放核」與北四縣客語的「添放忒」，是一個經過融合的動詞，用來表達「忘記」的意思。「添放核」裡的「添」原為副詞，修飾後面的動詞「放」，表達「再次放掉」的意思，而由這個意義延伸出「因放掉而顯露出的疏忽」，進而轉化成「忘記」的意思，再結合動態助詞「核」、「忒」，表示動作已經完成。客語的「添放核」與「添放忒」，原來應為三個詞的組合。

「詞義的融合也就是結構之間分界的消失 (boundary loss)」⁶，張誼生認為詞界的消失是由於詞義的不斷虛化，進而產生詞義的逐漸融合，最終產生出一個新的詞。由於這三個詞在客語中，經常打包綑綁在一起使用，模糊了詞的分

⁶ 張誼生：〈論與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2 月），頁 390。

界，於是「添放忒」、「添放核」便融合凝固成了一個動詞，意義約等於華語的「忘記」。

這種由詞組融合成為詞的過程，李宗江稱為「詞彙化」，而「詞彙化」也是廣義語法化的一環。

本文傾向於將詞彙化定義為：由句法性質的單位演變為詞彙性質的單位的過程和現象。即詞彙化的輸入端是詞組、短語或跨層結構；輸出端是一個詞彙性質的單位，但不一定是詞！⁷

受訪者 A、B、C 說的都是南四縣客語，因此在句型(11)、(12)上，都選擇了句型(11)的「添放核」。

三、副詞「添」(句型 9、10)

客語「添」，因為有「增加」的意思，引申出「再」、「再次」的意思，在客語中可當作副詞去修飾前面的詞組，比如例句(9)、(10)的「食一碗添」、「坐一下添」，都是在述賓與中補結構後，增加副詞「添」來表達「再次」與「再多增加一些時長」的意思。相比於華語的副詞在前，做狀語修飾的「狀語+中心語」結構，客語在副詞「添」上，還保有南方漢語的底層結構形式，也就是副詞在後的「中心語+狀語」形式。以下為橋本萬太郎描述南方漢語修飾語與動詞的組合形式。

北方語有把動詞修飾語放在動詞之前的趨勢，而南方語則盡量放在動詞之後。修飾動詞的成分放在動詞之後的情況，最南的粵語尤其顯著。在廣州話裡除“去”、“來”以外，還有：

副詞

我+俾+本+書+佢+先

(北京話：我+先+給+他+一+本+書)⁸

⁷ 李宗江：《語法化與漢語實詞虛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3 月)，頁 11。

⁸ [日]橋本萬太郎，余志鴻譯：《語言地理類型學》(中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

本文從受訪者 B 與 C 的句子中發現，南方漢語句型有逐漸被北方漢語句型取代的趨勢。比如受訪者 B「再吃一碗飯」這樣的句子，已不用副詞「添」來修飾，而是改用華語中常見的副詞「再」，將「再」字放在述賓結構前做狀語來修飾（再食一碗飯）。從受訪者 B 的句子中，本文還可以看到，表示「多一些」的意思，可以用副詞「加」，且副詞「加」可以放在中補結構之間，如受訪者 B 的「再坐加一下添」。

四、虛化的助詞「添」

受訪者 A、C 說的句型(13)、(14)，以及受訪者 B 所說的句型(10)、(13)的「添」，都是虛化的助詞，符合沈家煊對「語法化」的定義。

“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的成分這樣一種過程或現象，中國傳統的語言學稱之為“實詞虛化”。例如漢語“把”、“從”等原來都是有實義的動詞，現已虛化為介詞，介詞屬於虛詞，西方叫功能詞（function words）。虛化有程度的差別，實詞變為虛詞是虛化，虛詞變為更虛的成分（如詞綴和屈折型態）也是虛化。⁹

觀察這三位受訪者，本文這些虛化為助詞的「添」，不少都發生了音變現象。那是因為這些「添」已經發生語法化現象，由較具實義的副詞轉變成虛化的助詞，且伴隨著相應的聲調音變。不過這三位受訪者「添」的音變現象略有不同，有必要先說明一下。

受訪者 A、B，無論是說單音節的動詞「添」，雙音節的動詞「增添」，或者較具實義的副詞「添」，以及動詞「添放核」時，發的都是陰平調 33，但 A 在說句型(13)、(14)，以及 B 在說句型(10)、(13)時，這裡的「添」字都要變調為 31 調。受訪者 C 在說單音節的動詞「添」，或者較具實義的副詞「添」，以及動詞「添放核」時，發的都是陰平調 24，但說到句型(13)、(14)較虛化的「添」時，則要變調為陽平的 11 調。

頁 42。

⁹ 沈家煊：〈“語法化”研究綜觀〉，《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2 月），頁 1。

肆、語法化的客語「添」

一、伴隨語法化的語音轉變

受訪者 A、B 說虛化程度更強的「添」時，「添」由陰平調的 33 變為上聲調 31；受訪者 C 說虛化程度更強的「添」時，「添」由陰平調的 24 變為陽平的 11 調。

江藍生考證山西方言的「V+著+NL」的句型，其中「著」已經完成由動詞向介詞虛化的過程。

其語音表現是讀輕聲，聲調弱化，失去原有的調形和音高。然後進一步發生輕讀音變，山西方言從 *tʂuo* → *tə* 的一系列音變可以看做是詞義連續漸變的語音表現。¹⁰

語法化的過程中，詞往往會伴隨著一系列的語音轉變，而語音轉變的方向多朝著弱化方向前進，比如江藍生所述的山西方言的「著」有「讀輕聲，聲調弱化，失去原有的調形和音高」等一系列的語音表現。延續這個思路，語義的虛化會帶動語音音變，本文認為受訪者 A 在說句型(13)、(14)的「添」，B 在說句型(10)、(13)的「添」，以及 C 在說句型(13)、(14)的「添」時，這個「添」已經不是較具實義「再次」的副詞「添」，而是虛化的助詞「添」，「添」若有相應的語音變化，理應朝著弱化的方向前進。

1. 受訪者 C：「添」由陰平調的 24 變為陽平的 11 調

以下附出鍾榮富、羅肇錦，以及張月琴關於四縣腔客語的聲調記音。要說明的是，鍾榮富記的是南四縣六堆的客語，羅肇錦、張月琴記的是北四縣客語的聲調。受訪者 A、B 發的陰平調便是鍾榮富老師記的 33。聽感上，受訪者 C 所發的陰平調為一個上升調，記成 24 或 35 皆可，但因為作者聽受訪者說的上聲調起點沒有那麼高，因而上聲選用了羅肇錦的 31 調，而非張月琴的 51 調，因此這邊便將受訪者 C 的陰平調記為 24。

¹⁰ 江藍生：〈語法化程度的語音表現〉，《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2 月），頁 94。

張月琴的構音實驗顯示，四縣客語四個舒聲調在單字詞與二字詞前的調長次序有長短的差異。

單字詞與二字詞前字是陰平調（低升調）時，它的調長最長，其次是去聲調（高平調）、陽平調（低降調），上聲調（高降調）調長最短。¹¹

表 2：鍾榮富、羅肇錦，以及張月琴關於四縣腔客語的聲調記音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鍾榮富 ¹²	33	11	31	55	5	3
羅肇錦 ¹³	24	11	31	55	<u>21</u>	<u>55</u>
張月琴 ¹⁴	35	31	51	55	52	<u>53/55</u>

根據劉俐李研究，漢語的輕聲藉由音長、音高、音色等性質來表現，就音長而言，有時長較短的表現。

輕聲音節的長度大約為正常音節的五分之三，林茂燦、嚴景助測定為 45%。楊順安用一般音節二分之一的音長合成輕聲，聽感自然……他們的不同研究一致證明，音長縮短是構成輕聲的重要因素。¹⁵

雖然羅肇錦、張月琴兩位學者的記音略有差別，一個記陰平為 24；一個記陰平為 35，一個記陽平為 11；一個記陽平為 31，但無礙本文使用張月琴的結論，四縣客語舒聲調裡，升調的調長最長，高平調次之，降調或低平調最短。音長的時長愈短，就愈是輕聲或非重音節的表現。因此當受訪者 C 將「添」由調長最長的升調 24（陰平）變為低平的 11 調（陽平）時，實際上就是縮短了聲調的時長，聲調朝弱化方向演變。

鍾榮富曾觀察到南、北四縣客語的有趣變調狀況：

¹¹張月琴：〈從聲學角度來描寫臺灣苗栗四縣客家話的聲調系統〉，《臺灣客家語論文集》（臺北：文鶴出版社，1995 年），頁 99。

¹²鍾榮富：《臺灣客家語音導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78。

¹³羅肇錦：《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90 年 6 月），頁 89。

¹⁴張月琴：〈從聲學角度來描寫臺灣苗栗四縣客家話的聲調系統〉，頁 99。

¹⁵劉俐李：《漢語聲調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57。

四縣客家話的變調很有趣，因為南（六堆地區）與北（苗栗）的變調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是陽平變陰平，後者卻是陰平變陽平：

四縣客家話的變調

A：苗栗

[24] → [11] / __ {[24], [55], [55]}

（陰平在陰平，去聲，或陽入之前會變成陽平）

B：六堆

[11] → [33] / __ T (T=任何聲調)

（陽平在任何聲調之前都會變成陰平）¹⁶

鍾榮富所舉的苗栗連續變調與受訪者 C 說的「添」變化方向相同。本文認為受訪者 C 將虛化的「添」由陰平調的 24 變為陽平的 11 調，間接也受了本身語言中，24 調會變為 11 調規則的影響。

2. 受訪者 A、B：「添」由陰平調的 33 變為上聲 31 調

許慧娟論及漢語方言的重音時，也提到調型與音長之間的關係。

諸多漢語方言材料顯示重音節常伴隨高平、高升或高降調，這些聲調的一再出現並非偶然，而是反映了重音的一個重要聲學參數——基頻。此外，簡單升調及曲拱調因為時長較大也常用來突顯重音……調域相同的話，調型對時長具有決定性影響。升調最長、平調次之、降調最短。¹⁷

受訪者 A、B 說的這個虛化「添」是個低降 31 調，相比受訪者 A、B 所發的陰平 33 調的平調而言，時長是較短的，也更適合用來表示非重音的存在。本文認為受訪者 A、B 在說虛化的助詞「添」時，聲調由陰平調的 33 變為上聲 31 調，也是一種因語法虛化而伴隨的語音弱化結果。

¹⁶ 鍾榮富：《臺灣客家語音導論》，頁 423-424。

¹⁷ 許慧娟：〈再論漢語的聲調與重音〉，《LANGUAGE AND LINGUISTICS》(7.1, 2006 年)，頁 111-112。

二、北方漢語與南方漢語的相互競爭

受訪者 A、C 在說句型(13)、(14)，以及受訪者 B 說句型(10)、(13)時，這個「添」已不是較具實義的副詞「添」，而是虛化的助詞「添」，在句中只起著加強語氣的作用。觀察這六個虛化的「添」發生音變且虛化的環境，有一個共同表現，那就是這些虛化為助詞的「添」之前，都有較具實義的副詞，因為這個「再」、「再次」的意義已經被其他副詞所替代，因此「添」由較具實義的副詞虛化，變為無義的助詞。以下為較清楚呈現各個虛化實義的「添」，將較不相干的詞句刪減，只呈現與「添」相關的短句。

受訪者 A

(13) 「加」兩日添³¹另還你好無？

(14) 著「加」一領衫添³¹。

(13)、(14)「添」的「再、再次」意義被「加」所取代。(14)句的「加」，雖然放在述賓結構之間，但修飾的是整個述賓結構「著一領衫」，表示動作重複，有「再穿一次」的「再次」意義。

受訪者 B

(10) 「再」坐加一下添³¹。

(13) 「再」加兩日添³¹正還你好無？

(10)、(13)「添」的「再、再次」的意義被「再」所取代。這裡(10)、(13)的「加」，接在中補結構「坐」與「一下」之間，以及名詞詞組「兩日」之前，不表示「再次」意義，而表示「多一些」的意思。

受訪者 C

(13) 「加」兩日添¹¹另還你好無？

(14) 著「加」一領衫添¹¹。

(13)、(14)「添」的「再、再次」意義被副詞「加」所取代。

這些放在詞組或動詞前的副詞「再」與「加」，顯然遵循的是北方漢語句型的模式，而添加在詞組末尾的「添」，則是南方漢語句型的副詞模式。當句子裡

面已經有北方漢語句型的副詞起表義作用後，「添」的「再次」意義就會弱化。簡言之，北方漢語句型的副詞起作用時，南方漢語句型的「添」便會弱化，由較具實詞意義的副詞轉為虛化的助詞，在句中主要的作用為加強語氣。這個「添」在傳達意思上的基本功用是「再一次」的加強暗示，因此本文認為這個「添」只有加強語氣的作用，實際的意義功能已被前面的副詞「加」與「再」取代。

當受訪者講出的字句，只剩「添」來表達「再次」意義時，「添」即使是南方漢語的句型，也不會走向虛化的語法化道路，如：受訪者 A 的句型(9)「食一碗添」與句型(10)「坐一下添」。

上文提及，副詞「加」既有「再次」意義，也有「多一些」的意思，受訪者 B 的句型(10)「再坐加一下添」，以及受訪者 C 的句型(9)「食加一碗飯添」的「加」，表示的都是「多一些時量、動量」的意思。

「再」、「再次」的意義，受訪者 B 的句型(10)，由副詞「再」擔任；受訪者 C 的句型(9)，則由述賓結構後的副詞「添」擔任。要加以說明的是，受訪者 C 句型(9)的副詞「添」，具有「再次」的意思，詞性為「副詞」。由具有實詞意義的動詞「添」，變為副詞且有「再次」意思的「添」，這個動詞變為副詞的過程，也是語法化的表現之一。

三、底層客語形式的語法競爭

受訪者 B 的句型(10)的「加」，表示「時量的增加」，為「多一些」的意思，為副詞。華語表「多一些」的副詞為「多」，且放於動詞之前。受訪者 B 的句型(10)的「加」，放在述補結構「坐一下」之間，顯然也屬於南方漢語的底層形式。受訪者 A、C 的(14)句型的副詞「加」表示「再」的意思，放在述賓結構「著一領衫」中間，顯然不是華語常見的副詞位置。類似的句子，華語會說成「再穿一件衣服」，華語的副詞「再」會放在動詞之前。因此受訪者 A、C 說的(14)句型的副詞「加」，依擺放的語法位置判斷，仍屬於客語底層的句式。

受訪者 A、C 的(14)句型的「加」擔任了句中「再」、「再次」的意義，導致句末的「添」語義虛化，進而讓「添」衍生一系列的語法化與語音的轉變，顯見放在述賓結構中間的「加」擔任副詞的優先次序，先於放在述賓結構之後的「添」。

本文認為受訪者 A、C 的(14)句型的「加」與「添」的擺放位置，都屬於客語底層。那麼為什麼「加」擔任副詞的優先次序高於「添」呢？本文認為，

這仍是北方漢語間接影響下的結果。華語詞組中，修飾語放在中心語之前做修飾，定語加中心語的結構如：「紅花、綠葉」；狀語加中心語的結構如：「慢跑、很漂亮」，以上的句子，都是定語、狀語在中心語之前。回頭看受訪者 A、C 的 (14) 句型，擔任句法成份狀語的副詞「加」，雖然不是擺放在動詞之前，但相比擺在由述賓結構（著一領衫）後面的「添」，顯然句法位置更靠前，就形式上更接近北方漢語，所以本文認為這個副詞「加」雖仍符合客語底層的語法位置，但與同為客語底層的「添」競爭後，顯然具備更強的優勢，因此在語法上，擔任副詞的優先次序高於「添」。

四、句末的「添」兼有副詞、助詞兩個語法角色

受訪者 C 說的句型(9)與(14)，就語法結構來說是一樣的，都是「述語＋加＋賓語＋添」，但句型(9)，本文認為這個副詞「加」是「多一些」的意思；而「添」是副詞，仍擔任「再」、「再次」的意義。句型(14)的副詞「加」是「再」的意思；而「添」已經虛化，變為無義的助詞。為什麼句型一樣的句子，句型(9)的「添」就是副詞；而句型(14)的「添」就是無義的助詞？本文目前只能由聲調去判斷，有發生弱化音變的「添」是無義的助詞，若無相關的語音變化，那本文只能認定這個「添」仍是較具實義的副詞。

(9) 食加一碗飯添²⁴。

(14) 著加一領衫添¹¹。

由受訪者 C 在相同句型裡「添」的不同表現，本文也可以發現這個「添」的語法化並不徹底，所以同樣的句型中，「添」有詞性、語義上的差異。

本文根據是否變調的調值來判斷句型(9)的「添」為表「再一次」的副詞，句型(14)的「添」為無義的助詞。至於(9)、(14)句型，在南四縣客語裡是否有更細微的差別？是否搭配的詞語不同，就有迥異的語法表現？這些需要更多、更廣泛的田野調查與語言材料才能釐清。

五、虛化的「添」基於辨義與語用習慣而保留

那麼這個虛化為助詞、無義的「添」，為什麼沒有丟失，仍存在著呢？江敏華曾記錄南四縣客語這樣一個句子。

客語「更」(aŋ5)亦可作累加副詞，表示動作重複，此用法在臺灣主要用於南四縣客語，如：

更食一碗飯添。

aŋ5 siŋ8 it7 von3 fan5 t^hiam1.¹⁸

‘再吃一碗飯。’

這種表示動作重複的累加副詞還見於廣東連平縣隆街鎮、河源、豐順潘田鎮及西河。若無「添」字，有些四縣客語語者會理解為「只吃一碗飯」。這是客語另一個副詞「正」(tsaŋ5)也會弱化為「aŋ5」的緣故。¹⁹

由這段描述，本文可以看到，在這裡表示「再次」意義的是累加副詞「更」，「添」已虛化為助詞並不表義，但因為副詞「更」同音於另一個副詞「正」，若不加「添」，容易造成語義上的混淆，因此無義的「添」仍要保留。這裡提供一個思路，有些南四縣客語仍保留句末無義的「添」，是為了語義上的區別。

不過，這個副詞「正」(tsaŋ5)弱化為「aŋ5」的現象並不普遍存於南四縣客語中，例如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的「正」仍標為「tsaŋ⁵⁵」²⁰。

本文做這樣的解讀，部分的南四縣客語仍保留這個句末無義的「添」，的確是因為「正」已經跟「更」同音，為避免語義混淆，所以句末無義的「添」仍有添加的必要，其它的句子雖不用副詞「更」，但基於語用上的習慣，這個無義的「添」依舊保留在許多南四縣客語使用者的口中。

除此之外，這個「正」、「更」同音的例子，並不普遍存於南四縣客語中，所以為避免語義混淆而保留「添」的理由，在其他「正」、「更」不同音的南四縣客語裡並不成立，本文只能認為這些「正」、「更」不同音的南四縣客語的「添」，就是還未走上刪除、脫落的演變道路。

¹⁸ 原文「食」字的音標漏了舌尖元音 i，今補上。此處「添」字標音原為t^hiam1，為求全文標音的體例一致，將其改作t^hiam1。

¹⁹ 江敏華：〈從動詞、副詞到連接詞——客語「過」、「較」、「更」與「還」及其相關複合詞的與法化〉，《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頁42。

²⁰ 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search_result/?id=16629。

六、客語「添」的語法化過程

根據「添」虛化的程度，本文可以得出「添」的語法化過程，數字愈大，表示其虛化程度愈強，「添 4」則是「添」零形式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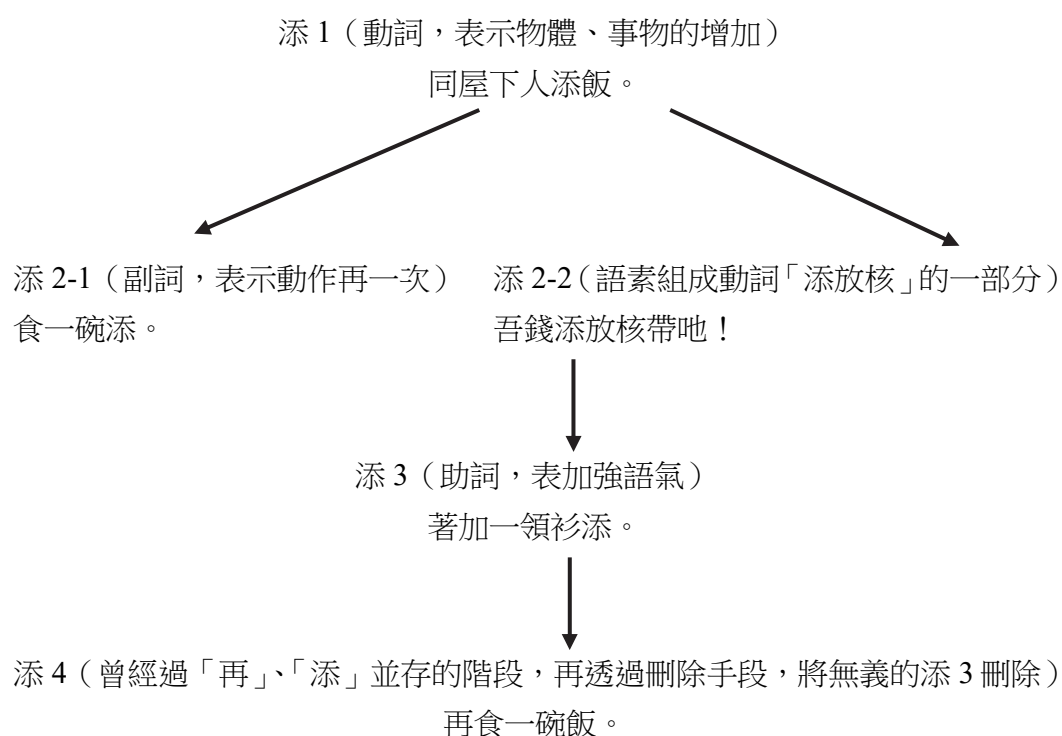


圖 1：客語「添」的語法化過程

這個客語「添」的語法化過程，「添 2-2」的「添」為語素，是組成動詞「添放核」的一部分。語素是低於詞的語法單位，若僅以語法單位來排序的話，語素應排在「添 3」之後。但這個「添」的語法化過程，本文還考量了語義。「添 1」、「添 2-1」的「添」在語言使用者的習慣裡，都有具體的意義，前者為「增加」；後者為「再一次」。至於「添 2-2」的「添」，就語法層面來看為語素，但語言使用者並不會有嚴格的語法概念，而是將「添放核」視作動詞的一整體，語義為「忘記」。就語言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仍有較為可感的具體意義，所以本文認為「添 2-2」的「添」，比起「添 3」的「添」，語言使用者較能感受到語義的表達，因此本文將「添 2-2」放在「添 3」之前，又因為「添 2-2」的「添」

為語素，雖能感受到整體「添放核」的語義，但以語法層面來看，語素低於詞，因此將「添 2-2」放在「添 2-1」之後。

七、零形式「添 4」

1. 「再食一碗飯」的語法演變階段

當句子中「再」、「再次」意義由副詞「加」與「再」擔任時，原本表示「再」、「再次」意義的「添」已然虛化，只起著加強語氣的作用，甚至發展到零形式。比如受訪者 B 說的(9)「再食一碗飯」，已經沒有南四縣客語典型的副詞「添」來表示「再次」的意思。其語法演進過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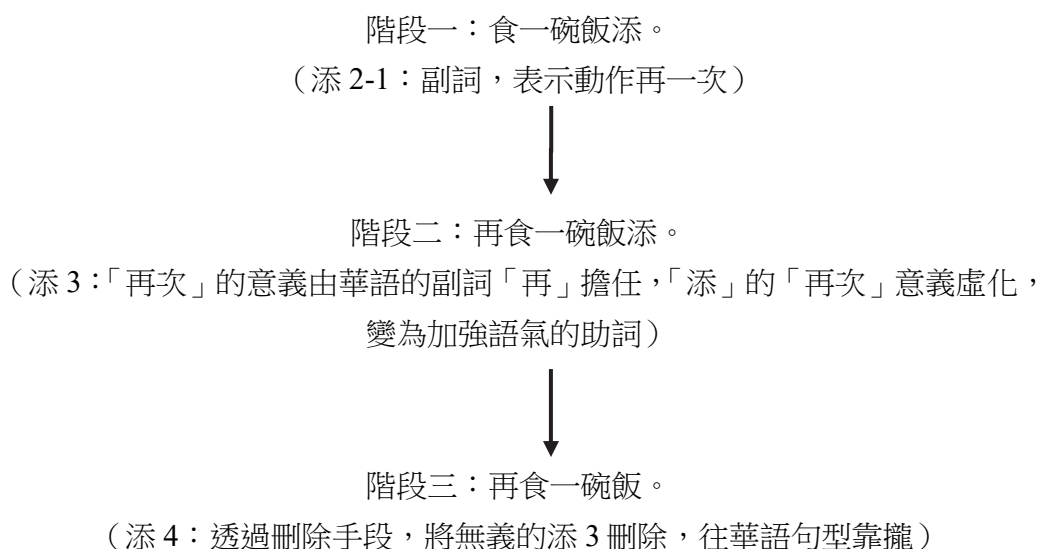


圖 2：「再食一碗飯」的「添 4」產生過程

階段二是本文假設的語法階段，階段二的句子並未出現在這次調查的例句中。實際上，階段一是有可能直接到階段三的。當華語與客語接觸頻繁後，當華語勢力、影響力都大於客語時，客語便容易將表「再次」的副詞，換作華語更常見的「再」。

受訪者 C 說的句子(9)「食加一碗飯添」也可以當作階段二的旁證之一。當句子中已經出現表示「再次」意義的副詞「加」時，句末無義表加強語氣的「添」仍可存在。本文認為受訪者 C 的句子(9)「食加一碗飯添」的「添」，是語法化

連續體中，與表「再次」意義的副詞「加」並存的階段。

本文擬構一個階段二，為的是能更清晰呈現客語內部的語法階段，從階段一到階段二，再到階段三，是客語內部逐漸華語化的演變。若從階段一直接演變至階段三，則是客語、華語接觸後，客語快速華語化的結果。

2. 「著加一領衫」的語法演變階段

受訪者 A 在調查過程中曾表示，句型(14)「著加一領衫添」的「添」，可以加，也可以不加，不加「添」的句型(14)「著加一領衫」，就是透過刪除手段，將無義的添 3 刪除，是「添」零形式的表現。詞語由實義變虛是語法化表現，由虛變為更虛的零形式，則是語法化的極致表現。受訪者 A 說的「著加一領衫」句子的演變過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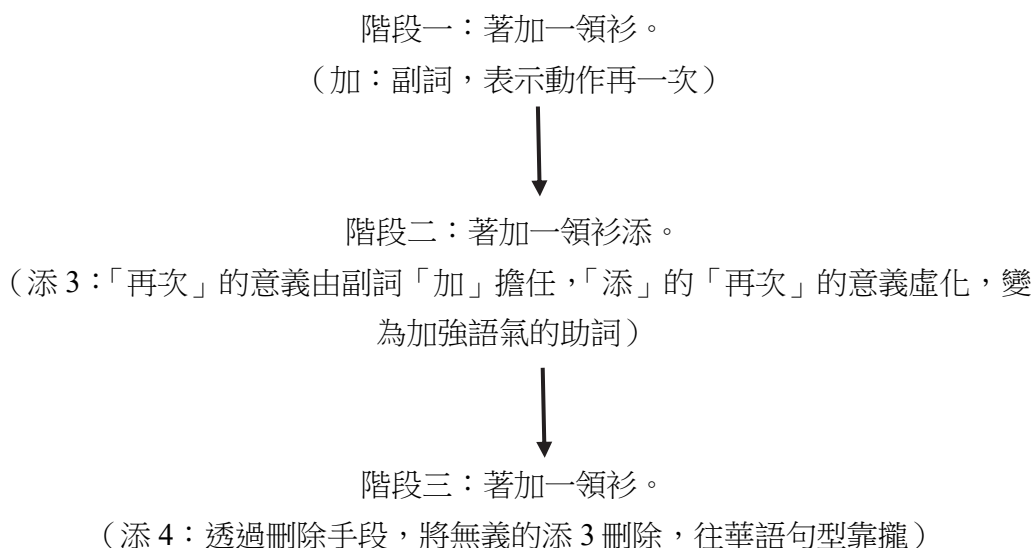


圖 3：「著加一領衫」的「添 4」產生過程

受訪者 A 認為「著加一領衫」與「著加一領衫添」這兩個句子是同義、沒有差別時，本文認為這個「添」就不僅僅只是加或不加的問題。依語法演變，應描述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只用副詞「加」表示「再次」意思；第二階段則是「加」、「添」並存，「添」的「再次」意義弱化，變為助詞；第三階段則是經由刪除手段，將無義的「添」刪除。

伍、結語

本文討論客語「添」的詞性、意義，以及其詞彙化與語法化的過程。客語「添」除可作動詞使用外，還可以以語素的形式，組合成一個詞彙化的動詞「添放核」，以表達「忘記」的意思。又，客語「添」因為有「增加」的意思，引申出「再」、「再次」的意思，在客語中可當作副詞使用。

在客語句子中，在「添」之前，若已有「再」、「加」等副詞負擔起「再」、「再次」的意義時，這個「添」則會虛化為無義的助詞，「添」的基本功用只是「再一次」的加強暗示。

本文觀察到，當這個「添」虛化為無義的助詞時，聲調會隨著語法化過程而產生弱化的音變。受訪者 A、B 說虛化的「添」時，「添」由陰平調的 33 變為上聲調 31；受訪者 C 說虛化的「添」時，「添」字則由陰平調的 24 變為陽平的 11。這些變化後的 31 與 11 調，時長都較短，適合用來表示非重音的存在。

受訪者 A、C 在說句型(14)「著加一領衫添」時，其中的副詞「加」擔任了句中「再」、「再次」的意義。細觀「加」與「添」的擺放位置，都屬於客語底層，但「加」擔任副詞的優先次序高於「添」。本文以為這個「加」雖然不是擺放在動詞之前，但相比擺在述賓結構（著一領衫）後面的「添」，顯然句法位置更靠前，就形式上更靠近北方漢語，因此擔任副詞的優先順序高於「添」。

另外，受訪者 C 說的句型(9)與(14)，就語法結構來說是一樣的，都是「述語+加+賓語+添」。

(9) 食加一碗飯添。

(14) 著加一領衫添。

句型(9)的「添」是副詞；而句型(14)的「添」是無義的助詞，這裡根據了「添」是否有弱化的聲調來判斷。至於為什麼兩個相同的句型，「添」有兩種不同的語法表現，則待更進一步的田野調查。

至於這個無義的助詞「添」為何不取消，仍存留在許多南四縣客語使用者的口中？是因為南四縣客語裡有「更食一碗飯添」、「正食一碗飯添」這樣的句子，如若不加「添」，易有句義混淆的狀況，基於語用的習慣，所以依舊保留這個無義的「添」。不過，這個「正」、「更」同音的例子，並不普遍存於南四縣客語中，所以為避免語義混淆而保留「添」的理由，在其他「正」、「更」不同音

的南四縣客語裡並不成立，因此本文只能認為這些「正」、「更」不同音的南四縣客語的「添」，就是還未走上刪除、脫落的演變道路。

最末，本文依據「添」虛化的程度，將「添」詞類的語法化過程以圖示的方式呈現，並以數字來標示，數字愈大，表示其虛化程度愈強，「添 4」則是「添」零形式的表現。

引用文獻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日]橋本萬太郎，余志鴻譯：《語言地理類型學》（中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

李宗江：《語法化與漢語實詞虛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3 月。

劉俐李：《漢語聲調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5 月。

賴文英：《臺灣客語語法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3 月。

鍾榮富：《臺灣客家語音導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4 年 1 月。

羅肇錦：《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90 年 6 月。

(二) 期刊

江敏華：〈從動詞、副詞到連接詞——客語「過」、「較」、「更」與「還」及其相關複合詞的與法化〉，《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21 年 6 月，頁 25-55。

江藍生：〈語法化程度的語音表現〉，《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2 月，頁 90-100。

沈家煊：〈“語法化”研究綜觀〉，《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2 月，頁 1-18。

張月琴：〈從聲學角度來描寫臺灣苗栗四縣客家話的聲調系統〉，《臺灣客家語論文集》，臺北：文鶴出版社，1995 年，頁 95-112。

張誼生：〈論與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2 月，頁 380-408。

許慧娟：〈再論漢語的聲調與重音〉，《LANGUAGE AND LINGUISTICS》，7.1，2006 年，頁 109-137。

(三) 網路資料

客委會「客語認證資料庫」：<https://elearning.hakka.gov.tw/hakka/dictionary>，查詢日期 2025 年 8 月 25 日。

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查詢日期 2025 年 8 月 25 日。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iam'(添) and Its Usage in Southern Sixian Hakka

*Hsin-yi Peng**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kinds of 'T^hiam' in Hakka dialect. From one to four, we can see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When the number get bigger, the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is higher.

1. 'T^hiam' is a verb and means "add".
- 2-1. 'T^hiam' is an adverb and means "again".
- 2-2. 'T^hiam' is a morpheme and one part of a verb 'T^hiam pion het' (添放核)
3. 'T^hiam' is a particle and has no meaning.
4. 'T^hiam' does not exist and has been deleted.

This article uses a field survey approach to interview three native southern sixian Hakka speakers by recording their usage 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添" ('T^hiam').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as the Hakka word "添" transitioned from a content word to a function word in grammaticalization, it was accompanied by a weakening of tone.

Keywords: Hakka dialect, T^hiam, Southern Sixian,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